

跨文明视域下的情感话语融合

——西式情绪术语的汉译策略与认知本土化调试研究

邵楠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要

西式情绪术语正大规模涌入当代汉语公共话语。这一现象丰富了情感表达方式, 却也因中西情感文明的结构性差异, 面临语义失真、认知错位等跨语传播困境。本文立足情感文明理论、认知本土化理论与文化调适翻译观, 系统考察共情、松弛感、情绪稳定、情绪自由、精神内耗等典型案例的汉译路径与本土化改造实践。研究发现, 西式情绪术语的跨文明落地并非机械的语义替换, 而是依托翻译完成的认知迁移与文化重构过程。据此, 本文归纳的四类递进式转译策略——语义细化(以新词填补本土情绪空白)、语境归化(以场景适配消解文化隔阂)、文化中和(以价值调和化解文明冲突)、认知增补(以科普普及建构本土认知框架)——在调和西式个体化情绪概念与中式关系化情感逻辑之间发挥了关键的建构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翻译在情感文明互鉴与本土认知升级中的双重价值, 为跨文化情感话语的本土化传播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情感文明, 认知本土化, 情绪术语, 跨文明翻译, 转译策略

Integration of Emotional Discourse from a Cross-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Western Emotional Terms and Cognitive Localization Adaptation

Nan Shao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18,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Western emotional terms are flooding into the public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While enriching the repertoires of affective expression, this phenomenon encounters cross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dilemmas such as semantic distortion and cognitive misalignment due to struc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ffective civilizations. Drawing on Affective Civilization Theory, Cognitive Localization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Acclimation View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pathways and indigen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typical cases including empathy, relaxed vibe, emotional stability, emotional freedom, and mental fric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ross Civilizational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emotional terms is not a mechanical semantic re-placement, but a process of cognitive transfer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realized through translation. Accordingly, four progressive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are generalized: semantic specification (filling gaps in indigenous emotional lexis with neologisms), contextual domestication (eliminating cultural barriers via scenario adaptation), cultural neutralization (resolving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through value reconciliation), and cognitive supplementation (constructing indigenous cognitive frameworks by means of popular science dissemination). These strategies exert a key constructive function in reconciling Western individualistic emotional concepts with Chinese relation oriented affective logics. This research uncovers translation's dual value in affective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and indigenous cognitive upgrading, and provides referabl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localized communication of cross cultural emotional discourse.

Keywords

Affective Civilization, Cognitive Localization, Emotion Terms, Cross-Civilization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全球化与新媒体传播推动中西文明互动持续深入，源自西方心理学、情感社会学与现代个体文化的情绪术语不断涌入汉语公共话语体系。共情、松弛感、情绪价值、精神内耗等新兴词汇突破专业学术边界，广泛应用于大众日常表达与心理叙事，深刻重塑了当代国人的情绪感知方式与自我认知逻辑[1] [2]。中西情感文明存在结构性差异：西方现代情感体系依托心理科学与个体主义传统，形成情绪分类精细化、个体体验具象化、情感认知科学化的特质；中国传统情感文明植根于儒家心性伦理，呈现整体体悟、关系依附与内敛调适的特征[3] [4]。文明基底的差异决定了西式情绪术语的跨语转换并非简单语义替换，而是包含认知迁移、文化调适与话语重构的跨文明实践[3]。据此，本文立足跨文明视域，聚焦西式情绪术语的汉译路径与本土化认知机制，探讨翻译在情感文明互鉴中的建构作用。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情感文明是特定社会长期积淀形成的情绪感知、表达范式与价值体系，集中体现民族心性与文化特质[4]。中西情感文明在认知路径上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的分野，这一差异构成了外来情绪术语跨语传播的深

层制约[3]。

然而，外来概念如何跨越这一制约？“认知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核心机制。它强调的不是语义的强行改写，而是外来话语如何通过动态调整，逐渐贴合本土认知与文化心理。这一过程类似“嫁接”——既需要接穗的优良基因(核心语义)，也需要砧木的亲合力(本土认知)[5]。

文化调适翻译观突破传统“语义对等”的单一翻译范式，强调跨文明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意义调和与价值适配。在中西情感认知存在显著差异的语境中，机械直译易引发文化错位与传播失效，适度的文化调适可有效消解跨文化壁垒[6]。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界定研究对象范畴：文中所指西式情绪术语，是源自西方心理学、现代都市文化与个体情感理念，经学术译介与网络传播进入现代汉语公共话语的新兴情绪词汇，主要分为专业下沉型术语(如“共情”“倦怠”)与大众衍生型话语(如“松弛感”“精神内耗”)两类，兼具学术专业性与众传播性，是分析中西情感认知差异与跨文明话语调适的典型载体[7][8]。

3. 中西情感文明差异与翻译适配必要性

中西情感文明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情绪术语跨语转译的深层制约。西方现代情感文明具备精细化、个体化、科学化特征：依托现代心理科学，西方形成了层级清晰、边界明确的细分情绪概念体系，突破了传统笼统的情感认知；以个体心理体验为核心，将情绪视为独立于社会伦理的个体专属状态，凸显个体感受的自主性；依托系统化学科理论，实现了情绪认知的科学化、体系化建构[3][9]。

中国传统情感文明呈现出与之对应的整体化、关系化、内敛化特质。本土传统情感认知侧重心性整体体悟，不细分拆解情绪类型，情感表达模糊笼统；情绪体验深度依附于人际、家庭与社会伦理，不存在脱离关系场域的纯粹个体情绪；在情绪调适上，受中庸平和思想影响，崇尚内省克制、情理兼顾，反对情绪过度外放[5][10]。

这些结构性的认知差异，在翻译层面会变成具体而棘手的麻烦。当一个英文情绪术语被移入中文时，译者面临的不只是词汇空缺，更是一整套情感逻辑的错位：西方概念默认“情绪属于个人”，中文语境则默认“情绪关联他人”；西方倾向于“把情绪说清楚”，中文则倾向于“把情绪处理好”。这种错位意味着，直译往往不是“不够好”，而是“根本行不通”——要么译出来中国人不这么说话，要么译出来意思完全失真[11][12]。胡庚申曾指出，文化调适不是翻译的“额外工作”，而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必须通过认知本土化调适完成语义适配、文化中和与认知补位，这是西式情绪术语在本土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6]。

4. 研究现状

西式情绪术语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问题，近年已引起翻译学、语言学与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共同关注。围绕本文所关切的情感文明差异与认知本土化议题，国内外研究形成了各有侧重且存在互补空间的学术版图。

国外研究依托西方现代心理科学与个体主义文化基底，围绕情绪认知与情感文明建构形成了社会学、心理学与文明史交叉的成熟体系。梅斯基塔(Mesquita)系统论证了情绪体验的文化建构性[13]，巴雷特(Barrett)提出的“情绪建构理论”揭示了情绪概念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生成机制[14]，亨里奇(Henrich)等则从跨文化心理学视角指出了西方样本在行为科学中的特殊性[15]。这些研究充分印证了西式情绪术语的科学性、细分性与个体性内核，为本研究辨析西方情绪概念的原生语义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然而，上述研究基本立足西方本土认知框架，鲜少关注西式情绪概念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跨语转译与认知适配问题，跨文明对比与文化调适的研究维度明显缺失[2]。

国内研究围绕情绪术语翻译与外来情感话语传播展开了多维度探索。部分学者聚焦术语译法的规范性与标准化建设,如王成礼、刘青对心理学术语汉译原则的系统梳理[16][17];也有学者从跨文化语用学视角考察具体术语的译介路径,如颜志强等对“empathy”从“移情”到“共情”的译名演变做了细致考证[18],陈艳君与池小泉进一步辨析了该术语的语义边界[19]。此外,周频等学者通过对比英汉情绪概念化结构,揭示了跨语言情绪范畴的认知颗粒度差异,为职场心理术语的语义分化译介提供了认知层面的理论依据[20]。

然而,结合本文所依托的情感文明与认知本土化理论框架来看,现有国内研究尚存三方面可拓展的空间。其一,理论视角层面,多数研究聚焦翻译的语言转换技术,未能充分立足中西情感文明的结构性质差异来解读术语译介的深层逻辑,两种文明体系的认知冲突对翻译策略的制约机制尚未得到系统阐释[9][16]。其二,认知机制层面,极少研究引入认知本土化视角,西式情绪术语从外来话语转化为本土认知的内化过程缺少深入剖析,翻译在本土情感认知升级中的建构功能未被充分挖掘[2][9]。其三,研究范式层面,现有成果多呈现案例散点式特征,未能形成从“文明差异诊断”到“翻译策略生成”的系统分析框架,理论解释力有待提升。

基于上述学术空间的判断,本文形成三方面研究着力点:视角上,将单一术语翻译问题上升至中西情感文明双向对话的宏观层面;内容上,以认知本土化与文化调适理论为核心,突破归化/异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聚焦情绪术语的认知重构机制;应用上,总结适配中国情感文明特质的翻译传播路径,为新兴人文社科术语的跨文化本土化建构提供实践参照。

5. 西式情绪术语的汉语转译类型与本土化调适策略

本章结合西式情绪术语的英文原生表达、西方原生语境、跨语译介路径与本土化改造细节,分门别类阐释四类转译调适策略,还原术语从西方原生话语到中文本土流行话语的完整演变逻辑,深入揭示其跨文明认知融合机制[21]。

5.1. 语义细化型转译:填补本土情绪表达的精细化空白

语义细化型转译主要针对西方心理学精细化专业情绪概念,通过精准译介与语义锚定,拆分汉语传统笼统的情感语义,弥补本土情绪表达颗粒度不足的短板,实现情绪认知与表达的精细化升级。此类术语原生语义精准、边界清晰,传入国内后通过学术译介、通俗普及完成语义落地,有效填补汉语细分情绪词汇的空白[22][23]。

“共情”的翻译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窗口。这一概念在21世纪初随西方心理咨询文献进入国内时,最初的译法是“移情”。但批评者很快指出,“移情”在中文日常理解中偏向“将自身情感投射于外物”,与empathy所强调的“主动进入他人感受世界”存在方向性偏差。随后,“共情”取代“移情”成为通用译名。这一修正的意义并不止于一个更精准的译词:它在传统汉语“体谅”(偏道德判断)和“同情”(偏居高临下的怜悯)之间,划出了一块全新的语义地带——“平等地感受他人”。这一地带此前在中文情感话语中几乎是隐形的,而“共情”让它变得可命名、可讨论、可训练[18]。

“倦怠”的翻译操作与“共情”不同:“共情”面临的是译法争议,“倦怠”面临的则是译名过长带来的传播压力。该概念最初以“职业倦怠”的面目进入中文,译自英文“occupational burnout”,指涉长期职业高压引发的情绪耗竭与心理疏离,但“职业”二字在传播中很快被省去。这一简化看似随意,实则同时打开了两个方向:它让术语得以指涉学业、关系等更广泛的生活场景,却也因剥离了“职业”这一限定条件而使概念边界变得模糊。然而,恰恰是这种模糊化为“倦怠”与汉语传统表达搭建了对话的通道。在此之前,中文描述身心状态多用“累”“疲惫”“透支”等词,侧重程度描述而很少区分身体疲惫与心理

耗竭的性质差异。“倦怠”的流行虽然没有“共情”那样明确的语义修正，却做了一件类似的事——它从“身心混为一谈”的笼统感受中切分出一块专门属于心理耗竭的地带，让一种“歇不过来、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连‘累’字都觉得太轻”的状态获得了独立的命名，因而变得可以被识别、被言说[7][8]。

总体而言，语义细化型转译坚守英文原词的科学核心语义，修正早期译法的歧义缺陷，以专业化新词填补汉语语义空白，推动本土情绪表达从笼统模糊向精准细分转型。

5.2. 语境归化型转译：适配本土生活与社交文化场景

语境归化型转译面向西方都市大众情绪话语，此类术语原生语境自带个体解放、自我优先的西方都市文化特质，直译易与中式人际和谐、从容处世的社交审美相悖。翻译通过剥离西方极端个体语境、重构本土生活化场景，实现情绪话语的温和本土化适配，贴合国人日常社交与生活认知[21]。

“松弛感”的流行，并非翻译的胜利，而是“偏离”的胜利。其英文源头“relaxed vibe”在欧美社交媒体中，指的是一种近乎慵懒的、不在意他人眼光的个体状态。但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广泛接纳，恰恰是因为它被“剪去了”那层“不在乎别人”的锋利边缘。当中国网友用“松弛感”称赞一个人时，他们所指的往往是“面对突发状况不慌不忙”“待人接物从容得体”——这是一种在人际关系的框架内展现的淡定，而非对人际框架的逃离。与其说这是“归化翻译”，不如说是大众传播对原词进行了一次符合本土社交审美的“修剪”[16]。

该策略的核心逻辑为语义不变、语境重构，通过文化归化弱化西方个体特质，让西式情绪话语适配中国本土生活与社交场景，实现跨语境的平稳传播。

5.3. 文化中和型转译：消解中西情感文明的核心冲突

部分西式情绪术语的原生价值内核与中国传统情理文化存在根本冲突，西方情绪认知强调个体感受至上、情绪绝对合理，与中式情理制衡、顾全大局、内敛包容的理念相悖。文化中和型转译通过语义软化、价值调和与语境泛化，弱化西方文化的片面性，融合中式情感智慧，消解文明认知冲突，实现两种情感体系的平衡兼容[3][4]。

“情绪自由”的翻译，面临一个比“松弛感”更棘手的问题：它的英文原意“emotional freedom”在西方个体主义语境下，倾向于肯定情绪的无障碍表达甚至宣泄。若照此直译，在重视“喜怒不形于色”“顾全大局”的中式情理文化中，极易引发“纵容情绪失控”的负面联想。因此，该词在进入国内心理学自媒体时，经历了一种微妙的价值“软化”。翻阅相关推文可见，论者在解释“情绪自由”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附加“但需注意边界”“不伤害他人”等限定，将原概念重写为“适度表达、合理释放、兼顾关系”的情绪管理策略。换言之，翻译在这里所做的不只是词语转换，而是在两种不同的情感价值观之间铺设了一条可通行的折中路径[1][7]。

文化中和转译的关键并非改写基础语义，而是实现价值维度的本土化平衡，规避西方个体情绪认知的片面性，推动中西情感文明优势互补、兼容共生。

5.4. 认知增补型转译：建构本土现代情绪认知框架

认知增补型转译针对汉语体系无对应概念、无原生认知基础的西式新型情绪术语，此类概念根植于西方现代认知心理学体系，本土传统认知无法覆盖，单纯文字翻译难以实现认知落地，需要依托翻译搭配科普解读、场景示范与案例阐释，增补本土认知空白，重构国人现代情绪认知体系[7][24]。

“精神内耗”是一个“先有词、后有概念”的翻译案例。英文“mental friction”指涉的是个体内部反复纠结、自我否定所产生的一种隐性心理消耗。这一概念在2019年前后经由短视频平台和心理学公众号

的集中科普进入大众视野，定译为“精神内耗”。但“定译”只是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一个不习惯将“自我斗争”视为一种“心理病症”的普通听众理解它？这正是“认知增补”发挥作用的环节。科普内容大量采用“想辞职又不敢辞”“想表达又怕得罪人”等生活化场景，反复示范“外在压力”与“内在消耗”的区别，逐步引导受众识别一种此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这个持续数年的传播过程，实质上完成了一次认知启蒙：它让“把矛头指向自己”这一行为，从一种笼统的“性格弱点”认知中剥离出来，重构为一种可识别、可正视、可调整的心理状态。而这种重构，正是在翻译的配合下完成的[25]。

该转译模式以“翻译 + 认知普及”双重赋能为核心，通过持续性认知补位，让西式现代情绪逻辑深度落地，推动国人情绪认知从传统感性体悟向现代科学认知转型。

6. 西式情绪术语翻译的认知本土化建构价值

此类术语翻译实践最深远的影响，或许不在于增加了多少个新词，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新的“认知工具”。以“精神内耗”为例，在引入这个概念之前，一个人因反复纠结、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疲惫感，很可能被笼统地归为“想太多”或“心眼小”。而“精神内耗”作为一个具有心理学背景的翻译词，为其提供了一个合法、科学且去道德化的解释框架。这使得个体能够正视并合理表达这种隐性痛苦，而不再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性格缺陷。这才是“认知本土化”的深层价值：它不仅翻译了“词”，更翻译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式”。

7. 西式情绪术语本土化传播的批判性反思

7.1. 翻译本土化带来的正向价值之外：三重隐性负面效应

前文立足于情感文明互鉴与认知升级视角，论证了语义细化、语境归化、文化中和、认知增补四类转译策略对丰富汉语情感话语、更新国民情绪认知的积极意义。但西式情绪术语借助翻译完成本土化落地并非全然正向的文化增益过程，在新媒体传播、知识付费产业、消费主义裹挟之下，这套外来情绪话语体系同步催生了语言同质化、社会矛盾个体归因、心理概念商品化三大结构性问题，构成跨文明情感话语融合不可忽视的负面代价。

7.1.1. 语言同质化：本土传统情感话语的遮蔽与萎缩

西式细分情绪术语大规模普及形成一套标准化心理叙事，逐步挤压传统汉语富有层次感、情境化的本土情感表达空间，造成情感语言同质化困境。其一，表达路径单一化。当代公众描述内心感受时，优先选用“共情、精神内耗、松弛感、情绪自由、倦怠”等外来译入术语，传统汉语植根人伦情理的本土表达(如焦灼、郁结、怅惘、隐忍、心气难平、身心违和等)使用频次持续走低。传统中式情感表达依附人际关系、家国心性，兼具含蓄、多层次、模糊共情的特质；而西式情绪术语以个体心理为单一锚点，划分标准清晰、表述模板化，长期使用会弱化民众细腻、多元的情感描摹能力。其二，情感认知框架趋同。翻译配套的科普文本统一采用西方心理学二元框架划分情绪(内耗/松弛、压抑/自由、共情/冷漠)，简化复杂的国人情感体验。所有人使用同一套心理词汇解释自身情绪，形成情绪表达的“话语模板垄断”，消解汉语原生情感词汇承载的文化独特性，弱化本土情感文明的话语存续力。其三，语义窄化风险。部分本土化改造后的术语为适配大众传播刻意简化内涵，如“松弛感”剥离西方原词自我解放内核、又压缩中式从容处世的丰富层次，最终固化为单一审美标签；长期单一化使用会让汉语丧失对复杂情感状态的细分表达能力，形成“有新词、无丰富表达”的语言失衡。

7.1.2. 社会问题个体化归因：结构性矛盾转向心理自我问责

西式情绪术语根植个体主义文化，经认知增补、文化中和译介后，极易形成一切情绪困境根源归于

个人心理的叙事偏向，将社会结构性压力转化为个体心理缺陷，消解社会层面的反思空间。以“精神内耗”“倦怠”两类高频术语为例：职场内卷、教育竞争、生存压力、人际关系失衡等外部结构性问题，在自媒体科普、心理内容传播中常被简化为个人心理调节能力不足。社会层面的资源分配、竞争机制、公共支持缺失等宏观诱因被遮蔽，舆论导向转向“学会停止内耗”“修炼松弛感”“提升情绪稳定能力”等个体改造方案。翻译本土化过程中为降低传播门槛，刻意弱化西方心理学中社会环境与情绪交互的理论维度，仅保留个体自我调适的内容。长期单向传播形成认知误区：民众将焦虑、疲惫、纠结全部归因为自身性格、心理缺陷，进而产生自我否定、自我苛责，而非反思外部社会环境的结构性问题。这种个体化归因偏移，是外来情绪话语跨文明传播最突出的社会负面影响，与中式情感文明兼顾个人与社群、情理共生的核心逻辑形成深层冲突。

7.1.3. 心理概念商品化：情绪术语成为消费与知识付费的流量载体

本土化译介后的情绪术语并非单纯的文化交流载体，而是被消费主义、知识付费产业改造为可变现的商品符号，完成心理概念的商品化收编。一方面，知识付费产业依托翻译带来的认知信息差牟利。“共情训练”“摆脱精神内耗课程”“松弛感养成课”“情绪自由训练营”等付费内容，以西式情绪术语为流量标签，将原本中性的心理学概念包装成标准化、可购买的“心灵解决方案”。认知增补型翻译配套的科普解读本用于填补本土认知空白，却被商业平台截取、简化、营销化，制造“花钱就能修复情绪”的消费幻觉，将心理健康异化为付费消费品。另一方面，大众消费领域借用情绪术语打造营销话术。服饰、文旅、家居、美妆行业批量使用“松弛感穿搭”“松弛感度假”“治愈内耗软装”等宣传逻辑，把情绪状态绑定物质消费，建构“购买商品即可获得理想情绪”的消费叙事。西式情绪概念经由翻译本土化后脱离原本学术语境，沦为制造消费需求、收割流量的符号工具，扭曲心理概念原本的人文与科学价值。

7.2. 负面效应背后的社会驱动力量：媒体、资本与翻译传播的合谋

上述三重负面效应并非翻译调适策略本身的固有缺陷，而是翻译落地过程中多重社会力量介入、改造带来的衍生后果，核心包含三层驱动逻辑：第一，新媒体流量逻辑主导大众层术语再造。短视频、自媒体追求低门槛、强共鸣、易传播的内容，在语境归化、认知增补翻译环节主动简化复杂文化内涵、剥离批判性维度，只保留易于共情、易于传播的个体情绪叙事，推动概念模板化、标签化。翻译不再是平等的文明对话，而是适配流量传播的简化加工。第二，知识付费与消费资本主导概念商业化改造。资本精准捕捉中西情感认知差异带来的认知空白，将译入情绪术语包装为稀缺心理知识、情绪疗愈产品，刻意放大焦虑情绪制造需求，借助本土化翻译降低大众理解门槛，实现商业变现。资本力量干预术语二次传播，扭曲翻译原本的文化互鉴目标。第三，大众传播取代专业翻译主导语义演变。学术层面的术语翻译遵循语义准确、文化均衡原则，但网络大众、商业营销拥有更强的语义重塑能力，持续改写“松弛感”“情绪自由”等词汇内涵。专业译者、心理学研究者对概念的规范界定被边缘化，资本与流量主导的民间本土化改造成为主流，加剧语义片面化、价值单一化问题。

7.3. 辩证反思：批判不等于否定本土化翻译的价值

需要明确的是，本章对语言同质化、个体归因、概念商品化的批判，并非否定四类转译调适策略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西式情绪术语的本土化翻译切实填补了汉语情绪语义空白，建立现代科学情绪认知体系，推动国人正视心理感受、重视心理健康，实现中西情感文明的有效对话。负面效应是跨文明译介 + 商业传播环境共同催生的次生问题，根源不在于翻译本土化调适行为本身，而在于缺乏规范引导、缺少文化制衡的无序大众传播。正视其负面弊端，目的是修正当前情绪话语传播的失衡状态，为后文构建兼顾语义忠实、文化均衡、社会正向价值的翻译传播优化路径提供批判基础，实现外来

情感话语本土化的良性发展。

8. 情感文明视域下情绪术语翻译的优化启示

基于西式情绪术语本土化调适的实践规律,可提炼适配跨文明情感话语传播与本土话语建构的优化路径。翻译准则层面,需秉持“语义准确+文化适配”的辩证原则,既保留西式情绪概念的核心科学内涵、规避语义失真,又结合本土文化认知适度调适,消解文明认知冲突,实现语义忠实与文化兼容的统一。传播实践层面,需构建分语境差异化传播模式,学术译介坚守标准化与规范化,贴合原生概念内涵以保障学术严谨性;大众传播侧重通俗化、场景化改造,适配大众认知水平,提升话语传播实效。文化融合层面,需推动中西情感认知优势互补,吸纳西方情绪精细化、科学化认知优势,传承中式情理平衡、人际和谐的人文内核,规避西方个体主义认知弊端,构建兼顾个体关怀与社群和谐的现代情感范式。学科建设层面,可依托术语本土化调适经验,立足中国社会语境与国民情感特质,对外来情感话语进行本土化重构与创新,摆脱西方话语依附,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情感话语体系,助力翻译学与情感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

9. 结论与展望

西式情绪术语在本土的成功落地,往往以“偏离”原文为代价,但这种偏离并非翻译的失败,恰恰是翻译得以参与本土认知建构的条件。“共情”修正了“移情”的方向性偏差,“松弛感”修剪了“relaxed vibe”的个体主义棱角,“精神内耗”通过大量场景阐释才完成认知落地——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本土化调适不是“不得已的妥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转换。翻译在此不只是语言的搬运,更是两种情感文明之间的协商者。

当然,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当下的语料,未能追踪这些术语在未来数年中的语义流变。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后续追问:当“松弛感”“精神内耗”等词汇完全融入日常语言、不再被视为“新词”之后,它们携带的认知方式是否也会被自然化、甚至被遗忘?对这种“认知的沉淀”过程的追踪,将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跨文明情感话语融合的长期机制。

参考文献

- [1] 蔡华俭,黄梓航,林莉,张明杨,王潇欧,朱慧珏,谢怡萍,杨盈,杨紫嫣,敬一鸣.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20,28(10):1599-1618.
- [2] 叶浩生.多元文化论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1):144-151.
- [3] 彭彦琴.中国传统情感心理学中“儒道互补”的情感模式[J].心理学报,2002,34(5):98-103.
- [4] 付长珍.探寻中国伦理学的精神“原乡”——“情”的概念史重访[J].道德与文明,2019(5):44-50.
- [5] 单波,肖劲草.《论语》的传播智慧:一种比较视野[J].国际新闻界,2014,36(6):76-91.
- [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29(6):11-15.
- [7] 王楚云.“情绪价值”概念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J].中国科技术语,2026,28(2):190-192.
- [8] 徐世勇.组织管理十大经典理论:解读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9]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7.
- [10] 冷冰冰,闫书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译者的译者身份视角探析[J].上海翻译,2023(1):73-78.
- [11] 杨宜音.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J].社会学研究,1995(5):18-23.
- [12] 王克非.翻译需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认识[J].外国语,2013,15(4):17-21.
- [13] Mesquita, B., Boiger, M. and De Leersnyder, J. (2016)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31-36.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5.09.015>

-
- [14] Barrett, L.F. (2017) The Theory of Constructed Emotion: An Active Inference Account of Interoception and Categoriza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2**, 1833-1833. <https://doi.org/10.1093/scan/nsx060>
- [15] Henrich, J., Heine, S.J. and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 61-83.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999152x>
- [16] 王成礼. 英语心理学术语汉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14.
- [17] 刘青. 中国特色术语学研究历程回顾[J]. 中国科技术语, 2024, 26(1): 3-10.
- [18]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共情与同情: 词源、概念和测量[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16(4): 433-440.
- [19] 陈艳君, 池小泉. 从网络流行语英译分析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J]. 科教文汇, 2019(30): 182-184.
- [20] Zhou, P., Critchley, H., Nagai, Y. and Wang, C. (2022) Divergent Conceptualization of Embodied Emotions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Brain Sciences*, **12**, Article 911. <https://doi.org/10.3390/brainsci12070911>
- [21] 杨渝, 杨枫. 《黄帝内经》七情术语翻译的范畴化阐释[J]. 上海翻译, 2025(2): 45-51.
- [22] 董洁. 新媒体语言的共同体构建与身份认同: B 站弹幕互动的线上民族志研究[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23(1): 1-13.
- [23] 方格格, 王璐璐. 从风格态度迈向生活哲学: “松弛感”的本土化突围[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10): 92-101.
- [24] 王成礼. 中文心理学术语特点和英译策略[J]. 中国科技术语, 2013, 15(4): 17-21.
- [25] 赵金文. 困顿与觉醒: 现代青年精神生活的现实透视及引领理路——基于网络热词的话语嬗变分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3(3): 69-77.